#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

建炎進退志總叙上上

靖康元年秋余罷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以言者落職提舉杭州洞霄宫責授保静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尋移𤣥安二年春行次長沙衆恳復舊官除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時金寇再犯闕都城圍閉道路阻絶久之聞命即率湖南勤王之師入援王室以四月初啓行自巴陵乘舟泛江五月初次繁昌得元帥府檄方審都城破二聖播遷號慟幾絶次太平州覩今上登寶位赦書改元建炎悲喜交集是時金陵爲叛

辛周德等所據因帥臣宇文粹中殺官吏居民焚舟船不可勝數刼掠官府士民財物為之一空雖受發運判官方孟卿招安而擐甲乘城殺戮恣橫如故令遣使臣賚文檄諭之令聽稟節制勤王乃肯釋甲然猶猜疑不以時登舟擅驅不當行士卒欲乘間遯去次金陵因與轉運判官權安撫使李彌遜謀盡誅其首惡四十六人而以其徒千餘人令提舉常平官王枋統之以行因奉表詣行在賀登極且辭領開封府事之命上書論時事并具奏金陵東南形勝之地新罹兵火宜早擇帥以鎮撫之次寶應聞已降麻告廷除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隴西郡開國

侯加食邑實封荷上特達之知感極而繼之以泣次泗上
以汴流淺涸捨舟陸行是時四方勤王之師皆已放散因
留湖南金陵兵卒於泗奏取指揮獨取數百人防護以往
次虹縣始被受尚書省劄子有旨趣召蓋行在前此不知
余由江淮以來遣使齎賜御書并降詔皆自湖北往至是
得金陵奏乃劄報新除有旨也因奉表劄以辭懇命次
會亭上遣中使王嗣昌傳宣撫問賜茶藥各一銀合奉表
以謝次穀熟御史中丞顏岐遣人投文字封以御史臺印
開視之乃論余不當爲相章疏其大意謂張邦昌爲金人
所喜雖以爲三公眞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余爲

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冝及其未到罷之以爲中太一宮使兼講筵官置之閑地前後凡五章皆不降出故岐封以示余欲余之留外而不進也乃知命相盡出於淵衷獨斷而外廷所以沮之者無所不至益以感懼或勸余不若遂留余曰國家艱危至此極矣豈臣子事形迹避嫌疑自愛惜之時哉上知遇如此得一望清光敷陳腹心退就田里死且不朽如岐言何足恤會復遣使趣召遂行有旨賜御筵於金果園命中書侍郎黃潛善押宴尚書右丞呂好問同知樞密院事汪伯彥同與即具奏辭免次金果園龍圖閣學士兼侍讀董耘來見傳上旨譬遣從事郎劉默齎御書

討湖北性迂御書中有學窮天人忠貫金石方今生民之
命急於倒懸諒非不世之才何以協濟事功之語感激流
涕遂如行在遇三執政南都門外告以已具舒免御筵乃
歸館所時以城北斡離司為府第少頃上遣使趣見進對
于內殿見上叙致不覺涕泗之橫流上亦感動因奏曰金
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而朝廷不悟一切墮其計中
既登城矣猶假和議已定之說以款四方勤王之師凡都
城子女玉帛乘輿服御歷代所傳寶器下至百工技藝無
不畢取然後劫遷二聖東宮后妃嬪御親王宗室凡係於
屬籍者悉驅以行遣姦臣傳命廢滅趙氏而立張邦昌僞

號大楚在京侍從百官北面歷膝奉賊稱臣莫有死節者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之甚賴天祐我宋大命未改故使陛下總師于外為天下臣民之所推戴紹膺緒繼絕統此非人力乃天授也興衰撥亂持危扶顛內脩政事外懷夷狄以撫萬邦以還二聖皆責在陛下與宰相宜得有大過人之材智者相與圖治以成中興而考變之際首又微臣自視缺然力小任重恐不足以仰副陛下特達知遇之　望聖慈追寢成命改授其人實天下幸甚上曰朕知卿忠義智略甚久在靖康時宣力為多特為同列所不容故使卿以非罪去國而國家有禍故如此朕嘗欲言

睿淵聖欲使夷狄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今朕眇然以一身託於士民之上賴卿左右扶持以濟艱難此志已定卿其勿辭余頓首泣謝且還董耘所傳聖語荷知如此雖糜捐不足以報德然臣未到行在數十里聞御史中丞顏岐封示論臣章疏謂臣爲金人所惡不當爲相如臣愚戇但知有趙氏不知有金人固宜爲其所惡然岐之論臣謂材不足以任宰相則可謂爲金人所惡不當爲相則不可臣愚不知金人與趙氏爲仇敵其所喜者爲趙氏耶其所惡者爲趙氏耶且爲趙氏之臣而金人喜之此必有以得其心者而又用以爲相則自古賣國以與人者皆爲忠

臣矣今陛下用臣斷自淵衷而岐之論如此如臣迂踈自
知不足以當重任但願一望清光乞身以歸田里至於陛
下命相於金人所喜所惡之間更望聖慮有以審處於此
上笑曰岐嘗有此言朕告之以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之
所喜者岐無辭而退此不足卹余奏曰陛下天縱睿聖固
不難察此然臣材力綿薄實不足以勝任因出劄子再拜
力辭上慰諭久之遣御藥部成章宣押赴都堂治事又命
執政聚於都堂即上馬歸日已暮矣時六月朔日也翌日
有旨立新班奏事對于內殿同執政奏事訖留身奏乞曰
自古人主惟論一相相得其人則朝廷正而天下之事舉

相非其人則朝廷亂而天下之事廢方承平無事之時猶當考論其相而況艱難多事之際乎譬如負重致遠力秪足以勝百斤而使之荷千鈞之重則必顛踣於道路矣以今日國勢觀之外則強敵陵侮二聖在其掌握中内則兵力單弱四方盜賊羣發殘破州縣者不可勝數朝廷之上僭僞之臣方且保崇信任與聞國政州縣之間官吏廢弛顧望進退視朝廷號令如不聞當此之時雖聖賢馳騖有所不足而欲以臣之迂疎獨任其責雖三尺之童有以知其難也易稱鼎折足覆公餗而孔子以謂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言不勝其任也伏望聖慈博選天下之有材智

者爲相仰佐陛下共濟艱難而臣憂患餘生得以退藏於深淵不勝幸甚上曰卿素以忠義自許豈可於國家艱危之時而自置安閑朕决意用卿非在今日社稷生靈賴卿以安卿其無辭余感泣再拜曰臣愚陋無取不意陛下知臣之深也然今日之事持危扶顛以創業爲法而圖中興之功在陛下而不在臣昔管仲語齊桓公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能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夫知人能信任之而參以小人猶足以害霸況於爲天下而欲建中興之業乎方靖康之初淵聖皇帝慨然有圖治之意而金人退

師之後漸謂無事不能分別邪正進君子退小人而賢否混淆是非雜揉且和且戰初無定議至其晚節專用姦佞而黜忠良虜騎再來遂有宗社不守之變如臣者徒以愚直好論事爲衆人不容於朝使總兵於外而又不使之得節制諸將自度不足以任責乞身以退而又百端譏讒竄逐遠方必欲殺之而後已賴淵聖察臣孤忠特保全之卒復名用然已無及矣不謂今日遭遇陛下龍飛初無左右先容之助徒稱虛聲首加識擢付以宰柄顧臣區區何足以仰副圖任責成之意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如臣孤立寡與更望聖慈察管仲害霸之言留神於君子小人之間

使臣得以盡志畢慮圖報消埃雖死無憾昔唐明皇欲相
姚崇崇以十事邀說皆中一時之病類多施行後世美之
臣常慕其為人今臣亦敢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
行者願賜施行臣乃敢受命其未合聖意者願賜折難臣
得以盡其說上可之余因出劄子奏陳其一曰議國是大
略謂中國之御夷狄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
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自治專
以守為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其二曰議
巡幸大略謂車駕不可不一到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
心度未可居則為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觀之長安為上

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爲之備其三曰議
赦令大略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一切以
張邦昌偽赦爲法如赦惡逆選人循資責降罪廢官盡復
官職皆泛濫不可行謂當改正以法祖宗其四曰議僭逆
大略謂張邦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
易姓建號身處宮禁南面以朝其後不得已乃始奉迎朝
廷尊崇之爲三公真王參與大政非是宜正典刑垂戒萬
世其五曰議偽命大略謂國家更大變故鮮伏節死義之
士而奉賊旨受偽官屈膝於其廷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
賊而汙偽命者以六等定罪今宜倣之以勵士風其六曰

議戰大略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懦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其七曰議守大略謂賊情狡猾勢須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其八曰議本政大略謂崇觀以來政出多門綱紀紊亂宜一歸之於中書則朝廷尊其九曰議久任大略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審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其十曰議脩德大略謂上初膺天命宜益脩孝悌恭儉之德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每劄讀訖又敷陳其所以然上皆令留榻上俟詳觀有當施行者降出翌日降出議國是巡幸赦令戰守五劄餘皆留中次日與執政同奏事于內殿進呈議國是劄子上曰

今日之策正當如此可付中書省邊守次進呈議巡幸劄子有旨令從留守司修治京城祇備車駕還闕款謁宗廟詔永興軍襄陽府江寧府增葺城池量修宮室官府以備巡幸次進呈議赦令劄子僉謂藝祖登進曾赦惡逆今已行難追有旨選人惟有職者循資論降罪廢官令刑部具元犯申朝廷等第叙復次進呈議戰議守劄子有旨令討論脩舉軍政措置控禦條件以聞奏事訖執政退余留身奏上曰臣愚暗鄙以管見十事冒瀆天聰已蒙施行五事如議本政以修德三事無可施行自應留中所有議張邦昌僭逆及受僞命臣僚二事皆今日政刑之大者乞早

降虜分上曰執政中有與卿議論不同者更俟款曲商量余奏曰邦昌僭逆之罪顯然明白無可疑者天下皆謂邦昌豢虜中歲餘厚結虜酋得其驩心故破都城遷二聖東宮盡取親王宗室以行邦昌盖與其謀此固不可知然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幾十年淵聖即位首擢爲相奉使虜中方國家禍難之時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所以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虜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邦昌方自以爲得計偃然當之正位號處宮禁者月有餘日虜騎既退四方勤王之師集邦昌擅降僞詔以止之又遣郎官分使趙野翁彥國等皆齎空名告身數百道以行追彥國

等因其使而勤王之師日進邦昌知天下之不與也不得已乃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備論而以春秋之法斷之若都城之人則謂因邦昌立而得生且免再取科余銀而德之若元帥府則謂邦昌不待征討遣使奉迎而恕之若天下則謂邦昌建號易姓其奉迎特出於不得已而憤嫉之都城德之元帥府恕之者私也天下憤嫉之者公也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有不討賊則書以弒君今邦昌已僭位號賊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其罪爲何如昔劉盆子以宗室當漢室中衰爲赤眉所立其後以

十萬衆降羌武秪待以不死今邦昌以臣易君其罪大於盜子不得已以身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而又尊崇之以爲三公真王參與國政此何理也議者又謂邦昌能全都城之人與宗廟宮室不爲無功及陛下登極緣邦昌之奉迎無邦昌則陛下何以自明臣皆以爲不然譬之巨室之家偶遭寇盜主人之厩屬悉爲驅虜而其僕欲奄家室奴婢而有之幸主人者有子自外歸迫於衆議不得已而歸所有乃欲遂以爲功其可乎陛下之立乃天下臣民之所推戴邦昌何力之有臣於劉子中論之詳矣方國家艱危陛下欲建中興之業當先正朝廷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

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黜而不問何以斷天
下士大夫之節執政中有議論不同者乞降旨臺臣得
與之廷辯如臣理屈豈敢復言上許之乃令小黃門宣令
黃潛善呂好問汪伯彥升對上語之故而潛善主之甚力
大槩不出前所陳詰難數四乃屈服然猶持在遠不若在
近之說余曰邦昌當正典刑何遠近之有借使在近當幽
縶而反尊崇之如此何也潛善不能對上顧呂好問曰卿
在城中知其詳謂當如何好問對曰邦昌僭竊位號人所
共知既已自歸惟陛下裁處又引德宗幸奉天不挾朱泚
行後以為悔以附會潛善不若在近之說余曰呂好問之

言首鼠兩端且援朱泚以為例非是昔德宗之狩奉天朱泚蓋未反也姜公輔以其得涇軍心恐資以為變請挾以行德宗不聽而其後果然今邦昌已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正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勿以為相無不可者上頗感動而汪伯彥亦曰李綱氣直臣等不及上曰卿欲如何處置余曰邦昌之罪理當誅夷陛下以其嘗自歸貸其死而遠竄之受偽命者等第謫降可也上曰俟降出卿劄子來日將上取旨余拜謝既退竊思若邦昌之事順逆曉然而猶費力如此其他豈可不憂是夕劄

子果降出翌日同執政進呈潛等循左右之乃以散官安置潭州次進呈議偽命劉子上曰國家顛覆士大夫不聞死節往往因以為利如王及之至蕃衍宅門詬詈諸王余大均誘取官嬪以為妻御知之右余奏曰自崇觀以來朝廷不復數尚名節故士大夫鮮廉寡恥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視兩宮播遷如路人然千有能伏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死節顯著餘未有聞願詔京畿諸路詢訪優加贈恤如王及之余大均朝廷見付御史臺推鞫必得其實臣聞方金人欲廢趙氏立張邦昌令吳幵莫儔傳道意旨往返數四京師人謂之捷疾鬼王時雍徐

稟皆奉金人旨追捕宗室戚里一令居民結保不得容隱以
衣袂聯屬以往若囚繫然其後以迫道君東宮后妃親王出
郊皆臣子之所不忍言又受偽命皆為執政此四人者當
為罪首上以詢呂好問而好問以為有之得旨皆散官廣
南遠惡州軍安置餘以次謫降內王及之余大均胡思陳
沖等以贓濫繫御史臺候結案日取旨李若水贈官外霍
安國贈延康殿學士有死節有令諸路詢訪以聞又進呈
顏岐待罪章疏執政贊上欲令依舊供職有旨令除待制
與宮觀執政退余留身上曰卿昨日內殿爭張邦昌事內
侍輩皆泣涕卿今可以受命矣余拜謝曰自非陛下英睿

天縱豈能決斷如此天下不勝幸甚臣雖愚陋敢不黽勉自力以圖報稱因爲上言今日國勢比之創業爲尤難蓋創業之主乘興起之運積小成大猶或易爲今日當國勢委靡不振之時夷狄盜賊憑陵擾攘之後士風偷惰人情畏怯府庫空虛郡縣殘破百度廢弛而欲奮厲整頓以成中興之功正猶大廈之傾持顚扶危須一一脩葺而材料鮮少此所以爲尤難也正賴陛下剛健不息以至誠惻怛之意加之不爲群議之所動搖先其大者急者而小者緩者徐圖之信任而責成功臣乃得以竭盡思慮以裨補萬一臣竊觀自古創業中興之主莫如漢之高祖光武唐之

太宗皆有英明之資寬誠之心仁厚而有容果斷而不惑故能決大事成大功戡定禍亂身致太平臣嘗取其行事大節編爲一書便於觀覽欲繕寫進呈以備乙夜之觀應今日之變誠以數君爲法中興之功亦不難致上可之因論高祖光武太宗數事合於今日者上皆以爲然後奏上日人主莫大於兼聽廣視使下情得以上通故舜明四目達四聰而天下治今艱難之際四方休戚利害日欲上聞而士民之願效其智慮尤多陛下即大位已踰月而檢鼓院猶未置恐非所以通下情而急先務者上曰屢語執政猶未措置卿可便與施行余退四批旨置登聞鼓院於行

在便門之外差官吏權攝又請置看詳官兩員於侍從職事官中選應士民上封事陳獻利害候降出並付看詳官簽擬可施行者將上取旨又於省門置司以受詞訴公狀至是已三具表劄辭免恩命皆降批荅不允仍斷來章乃詣閤門受告有旨無克御營使以覃恩告廷轉正奉大夫加食邑實封時六月六日也

建炎進退志總叙上下

是日同執政對于内殿余奏上曰以今日國勢而視靖康間其不逮遠矣然而有可為者陛下英斷於上而群臣輯睦於下庶幾革靖康之風而中興可圖然而今日之事須

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所謂規模者外禦强寇内銷
盗賊脩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寛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
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師臣以任方面選監司
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脩然後可以
議興舉而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規模之大略也至於所
當急而先者莫先於料理河北河東兩路夫河北河東者
國家之屏蔽也料理稍全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
棄置兩路不復料理而欲自安於東南譬猶外有寇盗不
為之藩籬而欲安於堂奥其可得乎今河北河東雖為金
人蹂踐而殘破河東所失者忻代太原澤潞汾晉其餘猶

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濬四州而已皆靖康之
末失之真定以新易李邈爲帥懷以折彥質遯去衛以朝
廷遣使交割濬以無城郭之故其餘中山河間慶源保塞
雄霸深祁恩冀邢洺磁相信安廣信二十餘郡皆爲朝廷
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在州郡者依城
郭無城郭者依大河西山結山寨以爲固皆推豪傑以爲
頭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如此知名字者已十數
處朝廷不曰此時置司遣使有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
危急臣恐爲金人所迫粮盡力困坐受其斃強壯而狡猾
者從賊其次者爲盜老弱稚孺渡河而朝廷何以待之且

金人善因兵於敵兩路軍民雖懷忠義之心使救援之兵久而不至危急無告必且憤怨朝廷使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彼復何待借兵於他國哉驅之以擾中原而將之以酋首中國之兵亦將望風奔潰未易禦也臣愚以謂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略者為之使宣諭陛下德意所以不忍棄兩河於夷狄者措置經營結連其豪傑而用之救援危急收復州縣朝廷應副錢糧告勑有功者即命以官其能保全一州收復一郡隨其高下以為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為守非特絕其從賊之心又可資其力以禦敵朝廷以遠無北顧

之憂此最今日之先務也僉議亦頗以爲然上曰誰可使
此者余奏曰陛下儻採用臣策臣當詢訪其人續具聞奏
既退詢於士大夫間多謂張所可以招撫河北傅亮可以
經制河東而余亦頗聞其爲人張所者山東人以進士擢
第有材氣謀略當靖康間爲監察御史朝廷以金人再犯
闕欲割棄河北既遣使矣屬騎薄城京師圍閉所在圍城
中獨上言乞以蠟書募河北兵淵聖許之蠟書至河北士
民皆喜曰朝廷欲棄我於夷狄猶有一張察院欲救我而
用之乎應募者凡十七萬人故所之聲滿河北部勒既定
會都城破謀弗果用上即位於南都所首至行在見上論

列且條具應募首領姓名人數合措置事件以聞朝廷欲以為郎官奉使河北以董其事會所以察官上章論黃潛善又兄潛厚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潛善引去上留之乃謫所鳳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是時余尚未至行在也故衆謂招撫河北此非所不可然余以所嘗論潛善之故頗難之事既迫他無可使者不得已一日過潛善閣子中相與款語曰吾輩蒙上委任以艱難之秋實負天下之重責而四方士大夫號名未有來者前日議置河北招撫司搜訪殊無人可以承當獨一張所可用又以狂妄有言得罪如所之罪孰不以為宜第今日事迫矣一失機會悔不可

不得已勢須收拭用之如用以為臺諫處要地則不可使之借官為招撫司死立功以贖過似無嫌第未知於公意何如倘能先國事後私怨為古人之所難不亦美乎潛善欣然許諾乃薦之於上且道潛善意上悅有旨借所通直郎直龍圖閣充河北招撫使是時所已赴謫所遣使臣齎劄子名之二十餘日而後至上召對摹畫稱旨錫五品服內府賜緡錢百萬以備募兵半年錢粮給空名告千餘道以京畿兵千人為衛將佐官屬聽自辟置一切許以便宜從事有朝請郎王圭者真定府人真定既破率衆數萬保西山屢勝金賊聞上登極自山寨間道來獻其所謀正

責朝廷同脈道河北事尤詳有旨除直秘閣招撫司參謀官使佐所凡留行在者又二十餘日而後行傅亮者陝西人以邊功得官諳練兵事靖康初至京師上封事請以親王爲元帥治兵於河朔淵聖不喜令押出門其冬復有薦者再召之亮至而都城已破率陝右京西勤王兵三萬人會至城下屢立功統御將佐士卒如古人斬斬整一無敢犯令者上即位亮詣行在名對除通直郎直秘閣而亮之爲人氣勁直議論不能屈折執政不喜之除知滑州滑西經殘破無城壁亮上疏自陳曰陛下復歸東都則臣能守滑陛下未歸則臣亦不能守也執政摘其語以爲倖傲不

遂降通判河陽府亮憤懣而去余至行在亮已行使人召之乃來與語連日觀其智略氣節真可以為大將者欲且試之乃薦於上以為河東經制副使而以觀察使王瓊為使瓊系陝西人甚立邊功僉謂在武臣中可用者上宣諭亮前疏中語余廣上意而奏曰人臣論事言不激切不足以感動人主激切則近譸訕故昔之聽言者必察其所以如果出於譸訕何所逃罪至於有所激而云則必恕之以來讜言如周昌之對高祖劉毅之答武帝皆人之所難堪者而人主恕之以其有所激故也亮之言如此但欲激陛下以歸庭師耳非有它故願聖度有以含容之且人材難

得而將帥之材爲尤難如亮者今未見其比異日必能爲
朝廷立大功氣勁言直乃關陝氣俗之常不足深責上乃
許如所請並召對賜瓔袍帶賜亮五品服與兵萬人告勑
銀絹與川綱之在陝西者詔京西陝西漕臣應副粮草餘
如張所已得旨而遣之初余旣建議以料理河北河東爲
所當先者適後宮降誕皇子率執政入賀余奏上曰皇子
降誕考之祖宗故事當肆赦陛下登寶位赦已曠蕩獨遺
河北河東而不及勤王之師天下尚觖望夫兩路爲朝廷
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
而勤王之師雖不曾用在道路半年擐甲荷戈冒犯霜雪

亦已勞矣病疾死亡者不可勝數恩卹不及後日復有急
難何以使人顧因令赦詔叢德意上嘉納段皇子赦於之
者尤詳又詔降詔獎慰兩路守臣將佐軍民諭以朝廷措
置救援不棄之意守臣各特與官進職餘具職位姓名以
聞又詔自今有能收復兩路已陷州郡又救解危急保全
一方功效顯著者並除本處節度觀察團練防禦使依方
鎮法又詔兩路軍民自今不得擅造事端以疑慮擅殺官
吏又命使臣齎夏藥徧賜兩河守臣將佐又命榷貨務印
造見錢鈔遣使齎送兩路州郡又命降見錢鈔三百萬貫
付河北東路陜西路漕司廣糴應副兩路又命起京東路

夏稅紬絹於大名府椿管川綱河東衣絹於永興軍椿管以待兩路支遣於是兩路知天子德意人情翕然蠟書日至闕有破賊捷報虜人圍守諸郡者往往抽退而山寨應招撫經制司募者甚衆又擇武臣可用者置沿河巡察使自河陽抵濮瀆凡六處各有地分以爲斥堠而皆善建議令馬忠將所部兵會雄州弓箭手李成所募兵凡五萬人搗虛入界虜必釋諸郡之圍以自救余曰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鬭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此固古法但今日士怯兵弱恐未可以深入而馬忠者在積累初雖嘗宣力其後官卑志懈自愛惜不肯决戰屢則歸望

不足以任此莫若使之與張所協力先復濬衛懷三州士氣既振乘勢鼓行而北則諸郡之圍必解而真定可復河北可以得無事矣事固有因時而制宜者此也是時金人留兵三州秖數千人餘皆驅虜吾民劉勢用之張所遣間與之結連多願為內應者以官軍民兵相表裏而圖之功可指日而成也余之策出此而潛善堅執其議上可之余不欲力爭乃以忠為河北經制使而以張換副之換者陝西人質朴有謀而善戰其材遠勝於忠既使副忠又令與張所相應援而換亦以余之策為然進呈諫官鄧肅論傅命臣僚劄子多已行遣而肅曾在圍城中知之為尤詳有

未及者數人皆等第行遣如十交之類令留守詢訪姓名以聞其言頗及呂好問好問者中公夷簡曾孫以元祐黨籍外郡州縣士大夫頗推其恬於仕進靖康初余薦於淵聖以爲諫官其後爲侍從邦昌僭逆以爲執政而好問嘗以蠟書至元帥府欵上即位首擢爲右丞肅論之頗怨而侍御史王賓亦上疏極言好問在圍城中方淵聖拘於虜營宜以蠟書至元帥府督進師而反勸進爲懷貳而挾姦無大臣節況嘗汚僞命不可以立新朝好問懇求去甚力乃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又進呈肅論耿南仲父子章疏上曰南仲誤淵聖罪天下共知朕嘗欲手劍擊之夫復何

遣乃以散官安置嶺南而其子延禧落龍圖閣學士令隨侍又進呈王賓論范訥趙野王襄總師逗遛不進而縱其下暴掠甚於寇盜章疏有旨降官分司而賓論之不已乃皆以散官安置又論京西湖北爲金人盜賊侵犯有能以死固守而保全一方者有賊未至而先遁遂失守者請賞褒黜以明功罪如趙子崧之守陳蔡子櫟之守汝閻孝忠之守蔡黃叔敖之守襄陽李彥卿之守漢陽鄂倅趙令穉之應援黃州縣令陳規之守德安程千秋之守公安皆宜褒賞有旨轉兩官或與職名而以令穉知黃州規知德安千秋通判荊南如陸德先之棄隨州鄧雍之棄荊南舒舜

舉之棄郢州趙縱之棄復州皆宜黜罰有旨降兩官落職
有類此者言事官條具以聞又論折彥質爲宣撫副使而
逃亡入川峽錢蓋爲陝西制置使而逃至湖北許高許亢
防河而逃至江南倘不懲戒則後孰肯以死任責者有旨
彥質落官安置高亢編管嶺南蓋落職降官分司會南康
軍奏高亢寓其境欲謀變守倅以便宜誅之而待罪衆謂
擅殺爲非是余曰淵聖委高亢守河付以兵將甚衆賊將
至而先走以鐵騎五百自潁昌挈家趨江南公路劫掠甚
於盜賊朝廷不能正軍法而一軍壘守倅敢誅之必建吏
也使後日受命捍賊者知退走而郡縣之吏有敢誅之者

其亦少知戒乎是當賞上亦以余言爲然乃命各轉一官

是時范訥王襄服而開封府與留守爾官余薦宗澤於上以爲留守非澤不可澤渤東人自爲小官即卓犖有氣節敢爲不詭隨於世以故屢失官靖康間知磁州上以康邸持節使虜中時金人已再犯河北澤力挽留以爲不可行其後有元帥之命遂即大位澤之功爲多同列忌之譖毀百端不得留府中既而除知襄陽府余到行在澤適至與語衮衮可聽發於忠義至慷慨流涕故余力薦之上笑曰澤在磁凡下令一切聽於崔府君余奏曰古人亦有用權術假於神以行其令者如田單是也澤之所爲恐類於此

京師根本之地新經擾攘人心未安求得人以鎮撫之不獨外冦爲患亦有内變可虞使澤當職必有可觀上許之乃除延康殿學士知開封府兼留守澤至京師果能彈壓撫循軍民畏愛脩治城池樓櫓不勞而辦屢出師以挫賊鋒雖嫉之者深竟不能易其任也知北京徐處仁死余薦杜充代之而以劉錫代充守滄州又頗易置諸路帥臣監司及京東西守臣然常患帥材之難得也一日上批出遷汪伯彥知樞密院事而除張慤同知慤是時方自河北都轉運使除户部尚書初至行在余因對奏上曰慤以財利勤幹稱以爲户部尚書乃其任也今纔供職遽除執政不

惟大峻未副人望兼戶部財計積慾措置乞少緩之候稍措置財計稍就緒日除擢未為晚陛下用半相臣不得而與至執政臣嘗聞敢以為請上乃止令遷伯彥而以潛善遷門下侍郎兼中書後二十餘日竟除慾蓋潛善主之也余因對復奏曰臣前欲少緩張慾除命非沮之正欲藉其力措置戶部事今陛下已擢用慾乞且以戶部事委之乃命慾兼總領戶部財用上又令以許景衡為中丞王實除諫議大夫時景衡以給事中召未至余奏曰陛下以景衡為中丞誠得其人然故事中丞無自外除者王賓遷則臺中無長官乞候景衡至行在日降麻分上許之是時除侍

從御監郎官館職以備班列之闕又召赴行在者多未至
而行在官出自圍城中者多求東南差遣以自便上命余
草詔以戒諭之其後許翰至余薦之於上謂翰外柔内剛
學行純美謀議明决宜在左右參與大政上亦喜其論事
乃以爲尚書右丞然翰之來晚不能有相助也初汴河上
流爲盜所决者數處决口有至百步者閉塞久不合乾涸
月餘綱運不通兩京之粮米價騰踴朝廷責降都水使者
陳求道榮嶷皆爲散官依舊領監事又命提舉京城所陳
良弼同共措置凡二十餘日而水復舊綱運沓來乃令三
分留一於行在每綱到即間撥入京師粮始足米價始平

又擇使臣八員爲沿汴巡檢每兩員將兵五百人自洛口管認地分至西水門分布防察乃免濫决之患又於兩京城外及沿汴至泗增置巡檢商賈始通人情始漸復舊命進奏院郵吏分兩番赴行在增給食錢朝廷差除鏤板傳報外路增置馬遞鋪添給錢糧命令始通州郡命綱運入京者還載諸部公案圖籍赴行在官府始有稽考蓋行在草創凡百皆遂一施行措置悉類此也

建炎進退志總叙下上

一日同執政奏事內殿余留身進呈三劄子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以助兵費余奏上曰國家以兵為

重方熙豐盛時內外禁旅合九十五萬人至崇觀間而闕額不補者幾半西討夏人南平方寇北事幽燕所折閱者又三之一至靖康間金賊再犯關潰散逃亡者又不知其幾何方建炎初天下勤王之師集於都城側者三十餘萬人其間多係召募民兵[illegible]之可用者留十餘萬分屯要害州郡運糧給之以[illegible]足以壯聲勢而備緩急朝廷乃一切放散而京東河北之兵在元帥府者又皆援例以歸遂使行在禁旅單弱雖從蒐裒其勢不多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今已散之兵既不可復追而東南之人其性輕剽不可使之遠戰耐勞苦習戰陣惟西北之人可

使為今日之計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兵於西北方河北之人爲金人擾擾未有所歸之時而関陝京東西流爲盜賊強壯不能還業者甚衆乘此遣使四路優給例物以招募之新其軍號勒以部伍得十數萬人付之將帥以時教閲訓練不年歳間皆成精兵於要害州郡別置營房屯戍使之更番入衛行在此最今日不得已之急務也夫金人專以鐵騎取勝而中國馬政不修騎兵鮮少乃以步軍當其馳突宜乎潰散蓋祖宗朝養馬於監牧孳生蕃盛所在雲布故軍旅之用足至崇觀間監牧廢而爲給地牧馬有其名而無其實既無孳生馬益銷耗其後燕山陷沒馬之入

於夷狄者不可勝數金人初犯關河北京畿之馬爲之一空其後破都城首下令括馬而京師之馬入于賊者萬有餘疋今行在騎兵既已不多又皆疲劣官馬既無獨陝西京東西諸路尚有私馬宜降指揮立格尺以善價買之可以濟一時之乏民間養馬必皆上戶及僧道命官之家中下戶自無馬可養取之既不屬民而旬月間馬遂可集朝廷討論監牧之制修復馬政命四川茶馬司盖市馬責故在年歲之外馬不患乎不足此亦今日不得已之急務也國家新罹寇難京師帑藏悉爲金人所取外路州郡以調發勤王之師財用爲之一空今又募兵買馬捕捉盜賊措置

邊事彫副殘破州縣振舉百度以圖中興非常賦之所能
供辦又不可横賦暴歛科取於民如免夫錢天下至今咨
怨惟上二等物力有餘之家可行勸誘使斥其羸餘以佐
國用而以官告度牒之類償之使朝廷軍馬精強措置邊
事就緒盜賊衰息彼乃得保其財產不然雖欲保家室不
可得況財產哉宜命州縣委曲諭以德意必有樂輸從命
者此又今日不得已之急務也然募兵買馬勸民出財全
藉州縣官吏體朝廷德意而奉行之其有抑勒科配致擾
擾者重寘于法奉行有叙不擾而辦者量加旌賞合諸路
監司保明按察以聞則三者可以指日而辦上皆以爲然

命以劄子付中書省條具取旨乃與黄潛善商議於陝西河北募兵各三萬人於京東西募兵各二萬人合爲十萬許名募白身於諸色廂軍中揀選招收潰散兵卒改刺創置軍號驍勝壯捷忠勇義武龍武虎威折衝果毅定難靜邊凡十軍每號四軍每軍二千五百人例物白身人全給依上禁軍法量增分數餘給半許用諸路闕額禁軍錢常平司錢不足即自朝廷應副每募及一軍就本路選差有材武大小使臣充將官部隊將押赴行在內京東西委兩路提刑司河北委招撫司陝西委經制司而以錢蓋依舊爲陝西經制使初蓋在靖康間嘗建議河外湟鄯之地於

朝廷無毫髮利而歲費不貲為中國患不若求青唐之後而立之使撫有其舊部以為藩臣朝廷省費而新邊弓箭手皆可徙置河內以備使令有益麻党征者故王之子素為國人信服儻封立之必得其力至是用其策故遣蓋為使賫告賜益麻党征措置湟鄯事而因委之以募兵又議買馬分為三等格尺價直除命官將校見養馬不許括買外餘並籍記赴官揀選及格尺中披帶者即時給還價直每及百疋差官一員管押赴行在隱寄妄目有馬不籍及無馬而袖勒令置買者並科違制之罪委逐路提刑司總之又議募民出財宜降詔曉諭俾州縣勸誘有能出財助

國者籍記姓名多寡申朝廷給降度牒價之入財多者取
旨推恩應勸誘到錢物並別項樁管聽候朝廷指揮專充
募兵買馬緣邊事支用若有敢科配搔擾者命官竄責吏
人決配委監司按察凡募兵買馬勸民出財奉行有敘保
明推賞中書條具進呈有旨從之又議措置控禦修舉軍
政余謂唐之方鎮當時實賴其力以定患難第措置失宜
而其後行姑息之政威柄浸移乃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
革去其弊削弱州郡之權一切委以文吏非㳂邊諸路雖
藩府亦屯兵不多無敢越法行事以蹶太平無事之時可
也一旦夷狄長驅盜賊蠭起州郡莫有能抗之者遂至於

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爲今之計莫若稍倣方鎮之制擇人任之假以權勢減上供錢穀使之養兵而訓練之大小相維遠近相援庶幾可以救今日之患夫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其次有觀察團練防禦今既以爲階官不可復改宜於沿河沿淮沿江諸路置帥府要郡次要郡使帶總管鈐轄都監以寓方鎮之法許其便宜行事辟置寮屬將佐以治兵不數年間必有可觀昔馬燧之鎮大原也承鮑防之後兵力衰單燧募廝役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曆一年闕廣場集兵三萬威震北方李抱真之鎮澤潞也乘戰伐後賦重人困軍旅剛初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租

給予天令閱月得比偶習射歲於大校覲捷錄第獻否賞
責比三年皆爲精兵舉所部得戍卒二萬遼雄山東天下
稱貽義步兵爲諸軍冠此方鎮之效也要在得人以任之
寬其銜勒以責成功而誅賞廢置之柄悉在朝廷使無不
運掉之患朝今日控禦之策宜無大於此者至於軍政當
法古揆今而更張之古者自伍兩卒旅積而至於二千五
百人而爲師又積而至於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其將帥
正長皆素具敵平居恩威足以相與行陣節制足以相使
若身運臂而臂使指無不可者此所以能捍患禦敵而成
功也國朝之制雜以五十人爲一隊五百人爲一指揮而

有故出師始命將佐取具臨時兵將初不相識而欲其臨患難而用命指揮如意蓋亦難矣今宜法古五人為伍中擇一人為伍長五伍為甲別選一人為甲正四甲為隊有隊將正副二人五隊為部有部將正副二人五部為軍有正副統制官節制統制官有都統節制都統有大帥皆平時選定閑居則閱習有故則出戰非特兵將有以相識而恩威足以相服驅之行陣蓋多益治此韓信多多益辦之術也夫用兵以賞罰為勸沮而自崇觀以來有功者賞踰期敗衄者罰不及用命死敵者以收身不到為名而無贈卹遇敵奔潰者以轉山迷道為辭而反招收賞罰如此豈

後有軍政我宜置賞功司凡士卒有功者即時推賞後有不實坐所保將帥而將之敗衂卒之逃潰者必誅臨陣死敵者寬主將之罰使必以實告而優贈䘏之庶幾士氣猶可作也且祖宗嚴禁軍逃亡之法而近年不復行也嚴犯階級之法而近年不復行也嚴離部伍之法而近年不復行也嚴失主將之法而近年不復行也若此之類皆宜申明約束增重法制又納級計功之法有當議者如選鋒精騎踏陣却敵神臂弓強弩勁弓射賊於數百步外豈可責以斬首級哉若此之類宜命將帥保明全軍推賞余又具劄子於上前論之甚詳今所謂帥府要郡之制可行但未可

如方鎮割隸州郡措置軍政當先施行於御營司及招置
新軍乃命京東東西路京西南北路河北東路永興軍路
淮南江南兩浙東西路荆湖南北路皆置帥府要郡次要
郡帥府為安撫使帶馬步軍都總管要郡帶兵馬鈐轄次
要郡帶兵馬都監皆以武臣為之副改路分為副總管路
鈐轄為副鈐轄州鈐轄為副都監總管鈐轄司許以便宜
行軍馬事辟置僚屬依帥臣法屯兵聚糧皆有等差遇朝
廷起兵則副總管為帥副鈐轄都監各以兵從正官願行
者聽轉運使一員隨軍一員留本路而提刑彈壓本路盜
賊遇有盜賊則量敵多寡出兵會合以相應援本路帥臣

當職官措置兵馬先就緒者當優議施賞之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並依新法團結五人爲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爲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爲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爲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爲軍統制官以牌書部將正副十人姓名有所呼名使令按牌以遣而逃亡死傷皆可周知三省樞密院同置賞功司置籍以受功狀三日不檢舉施行者必罰受賂乞取者行軍法許人告遇敵逃潰者斬因而爲盜賊者誅其家屬凡軍政申明約束及更改法制者數十條皆勅榜通衢將士觀者皆奮勵余

又具劄子奏上曰朝廷所以備禦夷狄者皆在邊郡城池器械一切備具故敵未易攻金人盜賊乃擾吾腹心而中原郡縣積習承平之久城池堙頹並無器械何以禦敵金人盜賊所至官吏軍民多不能守而郡縣遂陷沒者非特士氣怯懦蓋禦敵之具不備使然宜詔諸路州郡以漸修葺城池繕治器械朝廷量行應副有能葺治備具者當旌賞一二以勸之有旨依奏應州縣欲修城池者申朝廷給降祠部應副又奏金人專以突騎取勝而中國騎少步多固宜多致潰散夫步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此必至之理故古人之戰多以兵車衛青所以能深入匈奴者

以用武剛車自環而依以為固也馬燧所以兵雄朔方著以製為戰車冒以狻猊犀象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以為陣遇險則制衝冒也後世徒見房琯嘗以車戰敗遂不復用殊不知制禦突騎非車不可顧所以用之如何耳但當以革冒之以備火攻故古之兵車謂之革車者所以防火也臣在靖康間駐軍河陽制車簡易輕捷數人可推舉行進退旋轉曲折皆如人意每車用卒二十五人行則為行陣止則為營壘平原可以馳逐險阻可以控扼士卒有所依而鐵騎不得以奔衝其制甚精凡造數百兩教閱月餘士卒皆習熟會臣罷不果用今宜頒其制於京東西俱制

旨而教閱之其詳具劄子中因繪圖進呈有旨令御營司製造閱習諸將皆以為可用乃頒降兩路委提刑司總領之又奏大河江淮皆天設之險帝王所恃以守其國者也然須措置控扼以人續加之乃為我用苟委之自然不復措置雖大河奔湍虜騎濟渡如衽席之上況江淮哉嘉祐中范仲淹請於河陽上流置戰艦水軍習水戰以備契丹之深入當時不從其議至於靖康間金人渡河如入無人之境蓋無水軍戰艦以擊其渡而控扼之也昔曹操盛兵以臨江表周瑜以舟師破之赤壁而操終身不敢窺吳由是觀之使有水軍戰艦因其濟而擊之得一勝則敵人破

騰矣且虜人便於騎射而舟檝非所便以我所長攻彼所短其勝萬全但有其備使彼不敢輕濟爲利已博況勝之武爲今日之計莫若於沿河沿江沿淮州郡置造戰艦因其俗之所宜招募水軍凡習水而能操舟者皆籍記其姓名平居許其自便有故則糾集而用之逐時教閱量行給賞不年歲間皆爲精兵則所以固吾國者莫要於此其詳亦具劄子中有旨如所請招置水軍以樓船凌波爲號又命御營司幹辦公事楊觀復齎空名告往江浙募人造船餘路委提刑司措置總領又八奏上既於河北陝西京東西四路募兵而軍器衲襖旗幟之類經靖康之變類多散失

內庫甲冑甚多特太重大六年不能勝乞降指揮條具軍
器袖褌關數下諸路轉運司製造於行在置司取內庫甲
改爲大小三等之制及圖畫式樣製造模樣之屬上皆可
之又詢訪陝西山東及諸路武臣材略可用者百餘人乞
召審察以備將佐偏裨之用有者皆名赴行在自六月初
至是凡四十餘日措置邊防軍政之要漸就緒是時朝
廷議遣使金國余奏上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孝悌之至
可以通於神明今陛下以上皇淵聖遠狩沙漠食不甘味
寢不安席思迎還兩宮致天下養此孝悌之至而堯舜之
用心也然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

使刑政脩而中國強則二聖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使
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朝迎暮請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
奉表通問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上以爲然命余草表并
致書二廣酋乃以周望傅雱皆借官爲二聖通問使齎表
又書以往又奏上曰陛下當艱難之時爲臣民之所欣戴
纂承大統宜降哀痛之詔以感動天下忠臣義士之心具
言祖宗功德涵養海內之深金賊不道肴戮生靈之酷社
稷艱危之急二聖播遷之痛今日所以賴天下士民同心
協力相與扶持保守以致中興者凡所告諭必盡誠意明
白言之無有隱諱使讀而聞之者雖武夫悍卒知所激勵

然後按其所言次第行之無爲虛文務施實惠必能昭格
天意感激人心轉危爲安有不難也昔陸贄有言履非常
之危不可以常道安非常之務不可以常理諭又曰動
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正今日之謂上乃
命余撰擬詔文進呈頒降又具劄子以謂艱難之際賦入
狹而用度廣内自朝廷外至州縣監司宜省冗員以節浮
費上命中書條具乃詔省臺寺監官以繁簡相兼復開封
府舊制減學官員額罷提舉常平司併歸提刑司罷兩浙
福建市舶司併歸轉運司復幕職曹官舊制非萬戶縣不
置丞罷吏員三分之一又請以三省堂吏依祖宗法轉官

不得過朝請大夫初陳乞出官止爲通判應前宰執子弟以恩數帶貼職及侍御以上並罷宰執及見任宮觀待闕未有差遣京朝官以上俸錢並減三分之一有旨從之是時四方潰兵爲盜如祝靖薛廣党忠閻瑾王在之徒皆招安赴行在凡十餘萬人余謂今日盜賊正當因其力而用之如光武用銅馬綠林下江之屬以定天下曹操亦用黃巾以破袁紹顧所以駕馭之者如何耳不移徙其部曲則易以叛去移徙之則彼必致疑正當以術制之使由而不知則可乃以此意奏乞命御營司差官分招安到一頭項即先號令有元係良民願歸業及有營房兵卒願歸營者

給券及公據遣之遣去太半又擇其羸弱不勝兵者汰散獨留強壯願充行陣立功者以新法團結每一軍差大小使臣充部隊將及擇有才略者爲統制官以統之而其頭領皆命以官於他統制下充准備將領及差遣之類於是羣叛去者獨淮南劇賊杜用山東李昱丁順楊進皆擁衆數萬不可招而拱州之黎驛單州之魚臺皆有潰兵數千人作過余奏上曰方今朝廷外有大敵而盜賊乘間竊發擾吾郡縣其勢不先靖內寇則無以禦外侮盜賊雖主於招安然不震耀威武使知所懼則彼無所忌憚勢難遽平宜分遣兵將討殄數處則餘者自服上以爲然乃命御營

都統制王淵率師討杜用都巡檢劉光世討拱州叛兵統制官喬仲福討李昱韓世忠討魚臺賊不旬月間皆破之斬杜用李昱獲甲馬寶貨不貲餘悉平殄丁順楊進乃就招撫司招安過河惟李孝忠者破襄陽擾京西湖北余建議遣范瓊討之范瓊者在靖康間為統制官將兵河東頗宣力其後歸京師權步軍指揮使京城破淵聖幸虜營留不遣有閤門宣贊舍人吳革者私結禁衛欲刼虜營迎淵聖歸謀洩為瓊及殿前都虞候左言誅之上即位瓊不自安朝廷以其擁兵爲降詔言節義所以責士大夫至於武臣卒伍當闊略之以責後效瓊尚久倔至是余奏遣之討

賊使離都城瓊以朝廷委用之心乃安卒殺孝忠招安其
餘以赴行在一日與執政奏事便殿上出御劄背心一宣諭
曰道君自燕山密遣使臣齎來領中有御書八字曰便可
即真來救父母余與執政皆泣涕奏曰此乃陛下受命於
道君者宜藏之宗廟以示後世道君遠幸沙漠所望於陛
下者如此臣敢不竭盡駑鈍措置邊事以副陛下聖孝思
慕之意執政退余留身論及靖康間事上曰淵聖勤於政
事省覽章奏有至終夜不寢而卒有播遷之禍何也余奏
曰淵聖在東宮十餘年令德聞于天下及即大位憂勤恭
儉雖古之賢主無以遠過適當國步艱難之時勤儉有餘

而英明不足不能分別忠邪群言紛至為小人之所惑故卒誤大事人主之職但能知人而任之近君子而遠小人雖不親細務大功可成不然雖衡石程書衞士傳餐亦無益也上以為然余因論靖康之初金人犯關中國所以應之者得策九二道君內禪一也淵聖固守二也使其後更得一策中國可以無事而和與戰兩者皆失之遂至大故而夷狄之患至今為梗方金人初犯闕提兵不過六萬人既薄城下累日攻擊知都城堅而士卒奮勵不可攻則遣使厚有所邀求而請和臣獻策淵聖以謂金人之所邀求有可許者有不可許者宜遣使者往來款曲與之商議使

吾勤王之師既集然後與之約其可與者許之其不可與者堅執而勿許則約易成而和可久當時不以爲然一切許之其後果不能如約遂再入冦此失其所以和也勤王之師集于都城四面者三十餘萬臣獻策淵聖以謂兵家忌分宜使節制歸一用周亞夫困七國之策以重兵與之相臨而分兵收復畿邑使無所得糧俟其困而擊之一舉可破當時不以爲然置宣撫司盡以勤王之兵屬之故姚平仲得先期舉事而朝廷懲劫寨小衂不復議兵賊退又不肯邀擊遂使金人有輕中國之心而中國之勢日弱此失其所以戰也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一失機會悔不可

追譬猶醫者治病證候既明而不投藥遂有至於不可料
理者矣今日機會尤不可失願陛下以靖康爲鑑審處而
决斷以應之庶幾可以成功上曰靖康之初能守而金人
再來遂不能守何也余奏曰靖康之初與靖康之末其勢
不同條目甚多臣請論其大者金人初入冦未知中國虛
實亦無必犯京闕之意特中國失備無兵以禦之故使得
渡河以至城下而粘罕之兵亦失期不至及其再來兩路
並進遂有吞噬中原之心此其不同者一也靖康之初賊
至城下不數日間勤王之兵已集及其再來賊已圍城始
以蠟書募天下兵遂不及事此其不同者二也靖康初賊

悉于西北隅而行營司出兵屯于城外要害之地四方音
問絡繹不絶勤王之兵既集賊遂斂兵不敢復出其後再
來朝廷自決水以浸京城西北瀰漫數十里而東南不
屯一兵使賊反得以據之故城中音問不傳於外而外兵
亦不得以進此其不同者三也淵聖即位之初將士奮勵
用命其後賞罰失當人心稍解體此其不同者四也金人
圍城之初城中措置有叙號令嚴肅晝夜撫循未嘗少休
聞其後無任其責者賊至造橋渡壕恬不加卹以十數人
登城將士遂潰此其不同者五也臣在樞密院時措置起
天下防秋之兵降詔書已累月及臣宣撫河北即詔減罷

大半盖朝廷專恃和議以謂金人必不再來一切不為之備故靖康之末不能守者勢不同而禍生於所忽也翌日奏事因裒聚靖康初建議措置與金人約和用兵次第劄子及朝廷分置宣撫司指揮後在宣撫司論不當減罷防秋兵章疏進呈上皆命留中因宣諭曰宣撫司官屬靖康間迫逐非辜可並與差遣乃條具進呈有旨曾任郎官監司人與知州軍差遣曾任館職以上人與通判差遣餘並陞一等選人與優便占射余因奏上曰靖康間雖號為通言路然臺諫官如李光陳公輔余應求議論鯁峭皆遠貶竄塞之也乃納劄子勸上以明恕盡人言以恭儉足國

用以英果斷大事上皆嘉納與執政同進呈臣僚論宋齊愈事初齊愈爲右司員外郎自圍城中出詣行在自陳以病在告不與偽楚事除諫議大夫至是臣僚論其首建議請立張邦昌按據甚明上以其欵罔且首建偽楚之議震怒命付御史臺鞫治證驗明白齊愈款服衆頗爲之救解上曰齊愈姦惡悖通如此豈可不正典刑使邦昌之事成置朕何地衆乃不敢言有旨依法定斷仍牓其罪於通衢又進呈御史臺鞫治陳仲余大均洪芻王及之等公事皆在圍城中誘置內人爲妾及因抄劄金銀自盜入已上曰此何等時乃敢如此初四人者罪不測衆救解之有旨情

重着長流海島餘編置嶺南又進呈留守司鞫治承華夫人李氏公事初張邦昌退歸府第出禁中李氏送之有語指斥乘輿上聞之命留守司同御藥院於内東門推治李氏款服且言邦昌居福寧殿李氏嘗以養女陳氏侍邦昌寢其後邦昌之婦入禁中乃留其親隨人而易以陳氏歸府第上震怒謂邦昌敢居宮禁寢殿姦私宮人可以見其情狀余奏曰邦昌既敢僭竊位號此乃細故耳然上竟以此深罪邦昌有旨李氏決脊降配軍營務下民爲妻又宣諭王時雍逼迫道君出郊之狀余奏曰人臣不能伏節死義而不顧君父一至於此雖大戮有所不若盖天下所同

伺缺姑俟邊事就緒徐議再行遣未爲晚也因納劄子乞減上供之數以寬州縣修茶盐之法以通商賈劉東南官田募民給佃傚弓箭刀弩手法養兵于農籍陝西保甲京東西弓箭社免支移折變而官教閱之又請於陝西河北東路京東西置制置使以遂道輸應援有旨皆付中書省條具進呈取旨其後遂置諸路制置使而餘事以余罷政皆不果行

建炎進退志總叙下下

初余嘗從容奏上曰朝廷外則經營措置河北河東兩路以爲藩籬葺治軍馬討平盜賊內則修政事明賞罰皆漸

就緒獨車駕巡幸所詣未有定所中外人心未安夫中原者天下形勢根本也一去中原則人心搖而形勢傾矣臣嘗建巡幸之策以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今縱未能行上策猶當適襄鄧示不去中原以係天下之心選任將帥也列軍馬控扼要害以折虜人之謀使今冬無虞車駕還闕天下之勢遂定而近日外議紛紜皆謂陛下且幸東南果如所言臣恐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而天下之勢遂傾難復振矣上曰但欲迎奉元祐太后及津遣六宮往東南耳朕當與卿等獨留中原訓練將士益兵聚馬雖都城可守雖金人可戰矣余再拜賛上曰陛下英斷

如此雖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不是過也因言最艱難之運者不宜懷安高祖光武太宗皆身將兵披甲冑冒矢石於馬上得之今固不待如此但車駕不去中原則將士思奮人百其勇盜賊不敢覬覦兩河易為經略雖少勞苦而後享安逸儻偷取一時目前之安如後患何中外未知陛下聖意乞降詔以告諭之上乃命余擬撰詔文須降騰之兩京讀者皆感泣因措置迎奉隆祐太后津遣六宮以徽猷閣待制孟忠厚為提舉一行事務步軍指揮使郭仲荀統兵扈衛餘令有司排辦後半月上忽降手詔欲巡幸東南以避狄令三省樞密院條具合行事件以聞余留之

曰兵劄子極論不可且言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漢光武唐肅宗是也起於東南則不足以復中原而有西北晉元帝是也蓋天下之精兵健馬皆出於西北而中興之主撥亂定功以兵馬為先一失西北則二者無自得之形格勢禁非特失地利而已今翠華儻或南幸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吾關輔盜賊且將蠭起跨州連邑朝廷號令不行精兵健馬亦以遺賊道路梗塞人心驚潰陛下雖欲還闕有不可得況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惟南陽光武之所以興有高山峻嶺可亭控扼有寬城平野可屯重兵西通關中可名將士南

通荊湖巴蜀可取貨財東達江淮可運糧餉北距三都可
遣救援暫議駐蹕自冬徂春兩河措畫就緒即還汴都策
無出於此者上乃取還遷幸東南手詔令與執政商議翌
日再具劄子援楚漢滎陽成皋間曹操袁紹官渡事論天
下形勢甚詳又與執政議於上前綱曰今乘舟順流而適
東南固甚安便但一去中原勢難復還夫中原安則東南
安失中原則東南豈能必其無事一失機會形勢削弱將
士之心離散變故不測且有後艱欲保一隅恐亦未易臣
誠不敢任此責且陛下既以降詔獨留中原人心悅服奈
何詔墨未乾失大信於天下願斷自淵衷以定大計上乃

許幸南陽令措置合行事件有旨以觀文殿學士范致虛知鄧州委以修治城池繕葺宮室官府朝廷降鹽鈔錢帛委轉運使范之才等儲峙粮草命發運司撥江湖綱運由襄江通漕命四川變轉輕貨陸路自陝西江路自歸峽以入南陽以黃潛厚爲提舉一行事務以郎官陳袞李儔幹辦頓遞以發運使李祐爲隨行轉運使將以秋末冬初擇日啓行而潛善伯彥陰以巡幸東南之計動上意其議頗傳于外客或謂余曰士論洶洶咸謂密有建議者東幸已决南陽聊復爾耳盍且從其議乎不然事將變余曰天下大計在此一舉國之安危存亡於是乎分成命已行儻或

改易吾當以去就爭之且上英睿必不為異議所惑不然
吾可貪月寵祿為保身計虛受天下之責哉然自是雖未
嘗有敢議巡幸之命而上每批出改易已行指揮如批買
馬祗令每州買馬百疋余奏上曰元降買馬指揮不立額
數秪令有馬及格尺者依等第給價買之今若每州限以
百疋即無馬去處必須科配却反成搔擾及又批出募兵
改刺新軍有害軍政余奏上曰元降募兵指揮許改刺者
秖謂潰散兵卒無營房可歸者即非以見在營房兵卒許
之改刺曰以中書元批旨進呈上意乃悟又批出李擢已
經淵聖責降宮觀今又責之為太重余奏上曰李擢在圍

城中淵聖委令提舉京城南壁實守陳州門一帶金人造橋渡壕擢恬不省察故責降官觀其後竟自所造橋渡兵破城擢之罪大矣特城破之後淵聖不暇再行遣耳今以散官安置已為輕典儻循以為重何以戒失守使後來者任責潛善左右之甚力上乃令降作分司又批出翁彥國吳昉擾擾東南並落職與宫觀令學士院降詔慰撫初余未至行在彥國已除知江寧府委令脩城及繕治宫室朝廷給鹽鈔十萬貫彥國具劄子以為不足用余奏上曰崇觀間賜臣僚一第費百萬今委彥國以脩城又新經兵火之餘令其治宫室秖給錢十萬貫誠為太寡有旨撥兩浙

淮南鹽鈔四十萬貫付之爲五十萬且降指揮令其目陋就簡不事華壯上一日忽宣諭彥國脩城等搔擾余奏上曰創脩宮室一新城池鳩工聚材計置塼灰工料浩大集事之初其勢不得無擾莫若明降指揮令其撥移諸州神霄宮及常平司廨宇一切拆舊脩蓋城壁亦因舊增葺使彼有所遵守則費用省而搔擾之患自息乃命尚書省劄下既而復批出責降且命降詔蓋潛善以彥國於余爲婣家故密啓之以爲譛愬之端也既得上批札適同日得江寧府奏狀彥國已死又吳昉無職名可落僉謂宮觀太優將上取旨上曰彥國已死不須行遣乃令放罷吳昉委提

刑司取勘仍降詔慰撫東南如此之類批出者頗多初余
每因留身奏事從容論治體及有所規諫雖苦言逆耳上
皆嘉納至是奏陳當世急務擬進指揮多不降出余因知
譛愬之言其入已深一日對內殿留身奏上曰臣以菲材
誤蒙聖慈使待罪宰相當國家艱難之時付以天下之重
臣夙夜黽勉雖久患疮疾亦不敢在假將理思竭駑鈍以
報稱知遇之萬一近日屢煩宸翰令改正已行事件臣逐
一按據辯明幸蒙聖察又所進擬措置機務多未蒙降出
顧臣孤拙寡與獨荷陛下特達之知忌娼者多恐必陰有
譛愬而離間臣者書言時則勿有間之而管仲亦以信用

君子而必以小人參之爲害實夫君子小人若氷炭然勢不兩立治亂安危係其進退在人主有以察之而已因出劄子極論君子小人之理且言靖康間淵聖聽用唐恪而恪姦邪舞智以御其君䏻得淵聖之心移易是非變亂白黑卒譖罷徐處仁吳敏而奪之相其後遂致禍故方陛下勵精圖治抗戈嘗膽振起中興之功誠不願蹈覆車之轍也夫疑則當勿任任則當勿疑持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願致察於此上慰諭曰無此但朕思慮偶及之耳其餘章疏見省覧非脫降出余拜謝而退至八月五日告廷遷余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加食邑實封

而除潛善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旣命兩相則潛善顯沮張所而罷傳亮余以去就爭之遂定進退雖知墮潛善冢中蓋勢不得不然也初張所既受招撫使之命建言乞置司北京候措置就緒即渡河移司恩冀以所募兵内結陷虜兵民復懷衛濬三州觧邢洺磁相中山之圍以圖收復真定既有期矣所尚留京師招集將佐措置錢糧而河北轉運使權北京留守張益謙奏招撫司騷擾不當置司北京且言所欲起北京屯戍兵給用器甲為非是緣置招撫司河北盜賊白晝殺人不若罷之專以其事委帥臣蓋張慤久為河北都運與益謙善慤以余嘗沮其執政故附潛書

[illegible]彥相與謀使益謙宜此奏以沮張所而惑上意也余奏
上曰張所畫一乞置司北京候措置就緒則渡河今所尚
留京師以招集將佐故未行不知益謙何以知其擾擾而
言不當置司至於守兵器甲不可輟那當令招撫司具合
用數申陳自朝廷給降可也朝廷以金人攻圍河北民無
所歸聚為盜賊故置司招撫因其力而用之以紓河北之
急豈緣置司乃有盜賊今京東京西群盜嘯聚攻掠州縣
豈亦招撫司所致耶方時艱危朝廷欲有所經略益謙小
臣乃敢非理公然沮抑此必有使之者不懲之無以戒妄
議而沮姦臣上乃令降旨招撫司依畫一置司北京就緒

日疾速渡河不得抽摘守兵具合用器甲申朝廷應副如招撫到河北兵民嚴行約束無令作過張益謙令分析以聞尚書省既劄下矣樞密院復以益謙申狀將取上旨凡千餘言痛詆招撫司令北京行下州縣出牓後數日乃關過尚書省余始見之乃以樞密院畫旨并尚書省元降指揮同將上進呈與伯彥辯爭於上前余奏曰張益謙所奏皆細故情涉觀望尚書省已得旨行下而樞密院又別取旨痛詆訾之此何理也不過欲與益謙相表裏以細故而害大計沮抑張所耳朝廷以兵力不足而河北之事急故委張所以招撫因兵民盜賊之力以捍強敵而復故地今

措置甫就緒行且成功而沮抑之如此州縣將士知朝廷議論不同安肯協力棄事功於垂成良可惜也臣不知朝廷之於張所欲其成邪欲其敗邪欲其成則不當沮抑之如此欲其敗則不若罷去之無使挾私害公而不爲國家慮也沮抑一張所有何所難致誤國家之大計使河北兵民盡爲金人之所得河北州縣盡爲金人之所有中原且弗能保將誰任其責靖康間惟朝廷議論不同無以公滅私之意遂及禍敗今豈可復蹈覆車之轍耶伯彥慙無以對第云初不知尚書省已降指揮上乃令樞密院改正作依前降指揮施行既不得還即爲付亮之事初王燮傳亮

既受命為經制使副即具畫一申朝廷以謂河東州縣多為金人所陷沒至與陝西接連如河中府解州亦為所據與陝府相對以河為界今經制司所得兵纔及萬人皆烏合之衆其間多招安盜賊及潰散之兵未經訓練拊循難以取勝乞於陝府置司訓練措置召募陝西正兵弓箭手之在民間不出者及將家子弟不旬月間可得二萬人陝西王變及弓箭手皆精兵以壹貫爲兵賞罰不明皆藏於民間不出今募戰兵者皆其家人也故澤亮欲召募資給以衆之皆一可以當百也與正兵相為表裏其勝可必且一面結連河東山寨豪傑度州縣可復即復之可以渡河即乘機進討以收復河陽河中解州沿河一帶據險以扼其衝漸議深入

以後澤路太原願當方面之寄有旨從之撥川綱之在陝西者使召募西兵又命陝西京西轉運司悉力應副璦亮行纔十餘日樞密院復取旨令留守宗澤節制即日過河亮申朝廷以與前議及元降指揮不同今欲即令過河無不可者但河外皆金人界分本司措置全未就緒既過河後何地可爲家計何處可以得糧烏合之衆使復爲金人之所潰散何自可以得兵亮等不足惜第恐有誤國事余將上進呈奏曰河東今日之勢不同河北所失不過數郡其餘皆爲朝廷守王師渡河猶有駐泊得糧之處河東州縣太半陷沒汾河一帶自解州河中至河陽懷衛皆爲金

人所據今經制司軍旅未集遽遠前議毆之渡河遂爲孤軍㒓爲金人所覆不知朝廷何所更得將佐士卒當此一道而經略之古將帥不從中御之願且如前議盡將帥之智慮而責成侯其遷曠時月而無功則朝廷自有法以待之何必毆之若是之遽而潛善伯彥皆謂不使之亟渡河且失機會如亮等但欲逗遛耳余曰兵事不可遥度目下亦未見有機會可乘但當委任將帥使擇利而動耳今不卹其首置未辦集而毆之使渡河正所以爲賊餌不見其利也且亮等受命而行纔十餘日申明朝廷前後所降指揮不同乃將帥之職豈可便以爲逗留如趙充國堅執屯

山之議不聞宣帝以爲非也臣以謂不若只依前降指揮爲便上以潛善伯彥執議聖意頗惑依違不決者累日余留身極論其理且言潛善伯彥始極力以沮張所賴聖鑒察之不得行其志又極力以沮傅亮蓋招撫河北經制河東皆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力沮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安其職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商議而後行不謂二人乃設心如此如傅亮事理明白願陛下虛心以觀之則情狀自見上曰俟批出只令依元降指揮於陝府置司至翌日批出乃云傅亮兵少不可渡河可罷經制司赴行在蓋潛善留身密啓

之也余留御批將上奏曰臣昨日論傳亮事已蒙宣諭俟
批出依元降指揮繼奉御批乃罷亮經制使不知聖意所
謂上曰亮既以兵少不可渡河不如且已余奏曰臣論傳
亮乞降指揮非謂不使之渡河緣亮昨乞於陝府置司與
金人對壘募兵訓練擇利過河收復州縣朝廷已從其請
今行未半月遽改命使宗澤節制卻令過河臣謂不可者
有三事從中御不盡將帥之慮一也軍旅未集驅烏合之
衆渡河即成孤軍必爲金人之所潰二也屢潰之後朝廷
未有將佐士卒可以當河東一道之寄三也故臣以改命
爲非是當依前降指揮以責成功今乃緣臣爭論之故皆

與稱制司罷之此必瞀等以私害公陰有以熒惑聖聽欲以沮臣使去耳臣荷陛下特達之知起自罪謫付以國柄方艱難之秋但知一意以為國家苟可以持危扶顛者知無不為庶幾仰副委任之萬一誠以傅亮經制河東乃今日所當為之大者潛善等乃欲以非理沮壞之此而可置則其他孰可為者今御批猶未施行願陛下致察於此尚容臣得待罪宰司以圖報稱不然臣豈敢尸祿貪冒寵榮以曠負天下之責哉上曰如傅亮人材今豈難得余奏曰臣嘗款與亮語觀其謀略智勇真可以為大將詢之士大夫亦以為然今以為經制副使姑試之耳假以時月必

有可觀使亮如其所請臨敵退撓而無成功臣願受誤國之罪今未嘗用而遂罷之則不可古之御將帥者恐不如此昔高祖何嘗自知韓信但以蕭何爲之爲大將設壇場擇日而拜之何之所以知信者亦以屢與之語而已使高祖不能用何之言而將韓信則何亦必不敢當相位今人材難得而將帥之材尤爲難偶得一二而朝廷所以輟那人兵應副錢粮器甲者種種辦具非涉旬月不能遣而督行未幾遂以寸紙罷之待將帥之輕如此孰不解體此臣所以深爲陛下惜也且潛善所以必欲罷亮者意不在亮乃以沮臣陛下不察則臣亦何敢安職恐終無以助陛下

致中興之功上無語余以御批納上前曰聖意必欲[illegible]
亮乞以御批付諸善施行臣得乞骸骨歸田里臣非敢要
為去就更望陛下留神熟思之使亮不罷則臣何敢決去
曰再拜稱前上循慰諭謂不須如此余既退聞亮竟罷乃
入表劄求去上遣御藥宣押赴都堂治事余到堂復上馬
歸再入第二表劄皆批答不允翌日遣御藥宣押赴後殿
起居隨宰執奏事訖余留身上曰卿所爭事小何須便為
去就余奏曰人主之職在論一相宰相之職在薦人材方
今人材以將帥為急恐不可謂之小事儻以為小臣以去
就爭之而天意必不可回臣亦安敢不必去曰再拜稱前

復奏曰臣以愚惷仰荷睠知初無左右先容之助龍飛之初首命為相潛善伯彥自以謂有攀附之功方虛位以名臣蓋已切齒及臣至而議論偽楚建請料理河北河東兩路車駕巡幸宜留中原皆與之不同而獨蒙陛下嘉納聽從固宜為其媢嫉無所不至方潛善未相所以譖愬指摘臣者不過欲為相而已今既已相而猶沮抑不已以是為非變白為黑此不過欲臣去耳臣立於群枉之中獨賴陛下察之得以盡其區區之愚如傅亮之事曉然無可疑者又不蒙聖察是臣薦進人材不足用議論國事不足採其失職大矣豈敢復任宰相就臣請以世俗之事譬之今有

疾病者衆醫不能治而求之於草澤既至而為之察色診脉曰病如此宜服某藥則愈而左右衆醫沮之使不得投藥石則草澤之醫亦將辭退豈敢任責又如大厦之將傾而命都料匠以脩之必聽其擇材以易棟楹設木以撐拄持危扶顛乃可復全而衆工沮之主人若不察既不使之得以易棟楹又撐拄之具悉投棄之則都料匠亦將告去何則覆壓之虞難任責也方朝廷承平無事之時宰相猶可尸祿備員以冒寵榮今艱難多故之秋當惜分陰人主以其相為不足任則當亟罷人臣自度不能其任則當亟去之臣自度終無以當陛下之委任而副天下之責望

敢久居此妨賢路哉且臣嘗建議車駕巡幸不可以去中原潛善等必以此動搖聖意故力沮張所傅亮而去臣臣東南人豈不願奉陛下順流東下為安便哉顧車駕巡幸實天下人心之所繫中國形勢之所在一去中原則後患有不可勝言者故不敢雷同衆說以誤大事願陛下以宗社為心以生靈為意以二聖未還為念留神於此勿以臣去而其議遂改也臣仰荷天地之恩雖去左右豈敢一日忘陛下不勝犬馬依戀激切之至因泣辭而退遂上第三表郡客或謂余曰公決於進退之義得矣顧讒者不止將虞患禍不測柰何余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吾知盡

事君之道不可則全吾進退之節而已愚竭非所卹也是[illegible]
禍而不去彼獨不能諷言者詆訾而逐之哉天下自有公
議此不足懲翌日降麻告廷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
洞霄宮加食邑實封時八月十八日也麻制中乃以余募
兵買馬勸民出財為罪又謂行遣僞命臣僚爲報私怨納
御批除目為慢君命不責翁彥國為黨庇姻戚爭議傅亮
渡河為沮格王師如此類十數事皆潛害密以付詞臣余
具表辭免不敢當觀文殿大學士降詔不允是時尚未
受左僕射之命有旨令閤門并賜兩告不得已拜受陳謝
即行以九月半抵鎮江府聞辛道宗之兵變於秀州宿留

不敢行者半月繼聞其掠毗陵焚丹陽遂以客舟由外江歸梁谿而言者再論麻制中所指以為罪者又言余傾家貲以犒叛卒為緋巾數千頂與之遣弟迓賊陰與之通朝廷不復究問其實有旨落職令鄂州居住讒謗如此自非上恩保全有以照見其無他雖欲處江湖之善地豈可得也聞命即由江東西以抵武昌適江上盜賊紛擾權寓居于鄂邑之崇陽僧舍中暇日閱建炎初備位宰司日記追思以迂拙甚陋之姿荷上知遇付以國事當軸秉鈞纔七十有五日竟以讒罷曾無涓埃之補而罪釁之積有踰丘山尚竊廩祿飽食而逸居慙赧深矣然余既罷之後張所

亦以罪去傅亮辭以母病不赴行在而歸陝西招撫經制司皆廢車駕遂東巡而兩河郡縣皆陷于賊金人以次年春擾京東西深入關輔殘破尤甚此豈人力也哉曰取進退之大槩次第而總叙之與夫制誥詔命書疏表劄編纂附著合爲十卷目之曰建炎進退志庶幾覽者有所考焉至於臣僚之所建明四方之所陳請陟降人材改革政事自有史官書之此不復録建炎二年十月二十日具位李綱叙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附録卷之二